

张群传

王俊彦 著

终身顾问、影子助手、不倒翁参谋长、军人政治家、
一人智囊团、忍字先生……张群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
一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曾活跃于政坛，
为何如此神秘而鲜为人知？

作家出版社

张群传

张群传

王俊彦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群传 / 王俊彦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63-9671-4

I. ①张… II. ①王… III. ①张群 (1889—1990)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7797号

张群传

作 者: 王俊彦

责任编辑: 张 平

装帧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357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71-4

定 价: 5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张群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逃到台湾后，都曾经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是，自张群 1990 年 12 月 14 日以一百零二岁的高龄去世至今，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本关于张群的传记问世，仅有一两个年谱出现，这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张群几十年来一直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无不遵从蒋介石的旨意行事，几乎没有自己的半点主张，没有什么可写的。

第二个原因是张群始终效忠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作为蒋介石的“总统特使”访问日本，与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贺屋兴宣等日本右翼政客打得火热。

第三个原因是有关张群的材料很难搜集，我原来对老朋友张继平先生寄予很大希望，因为他是张群的侄子，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二战协会会长，在美国，以及台湾地区都有他与张群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两人曾经商量合作撰写《张群传》，但是他一趟美国之行，却没有带回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几年后张继平先生过早地不幸逝世，遂使《张群传》的撰写无从谈起，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撰写此书的念头。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和国际题材纪实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撰写《浪人与蒋介石》《中国外交演义（民国时期）》《战后日台秘史》和编审《蒋家结局》等书的过程中，注意搜集有关张群的资料，同时采取各种方式访问张群的亲友和民国问题专家，翻阅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千方百计搜集张群的材料。

经过十余年的悉心搜集，材料逐渐多了起来，我又向中国著名蒋介石研究专家王朝柱、张景旭等人请教。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我认为张群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政治家，并归纳出他的八个可取之处：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推翻清朝和袁世凯统治；参加北伐有所建树；出任外交部长与强敌折冲樽俎；督促蒋介石抗战坐镇后方；

参加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重视吸收日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台湾经济；对日外交维护国家利益；主张国共合作和一个中国原则；廉洁谦恭，德高望重，讲究修养，影响深远。

当然，张群作为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他一生也有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归纳出三条：一是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出谋划策；二是帮助蒋介石发动全国性内战；三是到台湾后跟着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破坏中日关系。

据此分析，我写出题为《试评张群历史功过》的论文，认为张群是个有功有过的人物。我认为，我们今天来研究张群，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其一，有助于民国史和蒋介石的研究。因为张群毕竟是民国时期和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的重要人物，在许多重大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又是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不研究张群，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就得不到科学而清楚的解释。

其二，提供研究包括“日台”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张群一生的涉外事件，主要是奉蒋介石之命处理对日关系：战前陪同蒋介石赴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担任外交部长时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进行艰苦的外交谈判；战后六次访问日本，被称为战后“日台”关系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外国人把张群看作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发言人。由此可见，不研究张群，包括“日台”关系在内的中日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就搞不清楚。

其三，无论到日本还是赴欧亚非美访问，张群都很注意做海外侨胞的工作。他不辞劳苦地会见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尽可能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绝不粗暴地简单应付。因此，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我们开展华侨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四，张群一生结交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朋友，这些朋友至今仍然分布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各地。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张群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由浓厚的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追念张群，会引起他们怀念祖国的深厚感情，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

其五，张群一生重视道德和身心各方面的修养，发表过《谈修养》等著作，他的豁达大度，他的处世交友之道，他的修养之道，在海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的陈述都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绝不随意杜撰，力争经得起人们的推敲和历史的考验，作者力图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还张群的本来面貌。但是，本书既然属于传记文学“家族”，就具有文学作品的特性。也

就是说，本书传主和重要事件都是根据典型化这一原则经过艺术加工的，这势必比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更为典型。为塑造张群这个主要人物，对个别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艺术加工。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向王朝柱等著名专家学者请教，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特别是拜读了台湾记者黄天才、卜幼夫、乐恕人、黄肇珩、司古文、曾恩波、陈长华、刘宗固、李嘉等的有关报道，但是书中没有一一列明出处，在此表示感谢。

如何掌握书写张群的分寸，对他的评价是否恰当，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仍然不够理想，书中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张群的亲朋好友提出宝贵意见。如果本书能够起到对张群的深入研究，进而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所进展的作用，就感到莫大荣幸了。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留学日本	4
第二章 辛亥风云	15
第三章 走南闯北	24
第四章 投奔蒋介石	31
第五章 玩弄韬晦之计	40
第六章 济南惨案办交涉	57
第七章 促张学良东北易帜	63
第八章 奔走于军阀之间	71
第九章 外交部长任内	82
第十章 促蒋抗战	103
第十一章 主理川政	116
第十二章 抗战胜利	128
第十三章 重庆谈判主谈人	137
第十四章 参加停战谈判	163
第十五章 出任行政院长	173
第十六章 访日会见麦克阿瑟	181
第十七章 狼狈地逃出大陆	191
第十八章 扶蒋重登大宝	203
第十九章 协助签订“日台”和约	210

第二十章 赴日报聘	219
第二十一章 《吉田书简》	226
第二十二章 再访日本	252
第二十三章 蒋介石、张群与佐藤	258
第二十四章 拼凑东亚反共链条	273
第二十五章 死保联合国非法席位	285
第二十六章 阻止“日台”“断交”	302
第二十七章 为蒋介石送终	320
第二十八章 美满的婚姻生活	337
第二十九章 不做寿，不避寿	349
第三十章 高超的处世生活艺术	356
第三十一章 与张大千的友情	362
第三十二章 张群的欧非亚美之行	373
第三十三章 百年人生讲修养	381
第三十四章 撰写《我与日本七十年》	389
第三十五章 张群的历史功过	392
张群年谱	400

引 子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国共关系史上，有一个著名而又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群。

然而，张群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中国大陆方面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至今没有人对他做专门的研究，未见到有关张群的有分量的著述；就是在他特别看重的祖国宝岛台湾，他一百零二岁去世后，悼念、回忆的文章随处可见，但是也仅有一两本年谱出现。

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心目中，张群的形象形形色色，耐人寻味：

“终身顾问”。这倒如实地反映了张群一生的重要特点：从清王朝开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军官学校，到留学日本，直到蒋介石 1975 年在台湾去世，张群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六十余年，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终身幕僚”。

“影子助手”。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在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首脑二十二年的历史中，蒋介石身边的助手走马灯一般变化不停，数不胜数，唯有张群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宠信与倚重，重大政务大事多与其密商，身旁不能一时或缺，像影子一样跟着蒋介石，张群的同僚称他“辅佐蒋介石如影随形”。

“不倒翁参谋长”。蒋介石长于计谋，喜怒无常，高级参谋换得不计其数，只有张群永远随伺身旁，而且官职步步高升，被拜为“相国”——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行政院长，人们把他戏称为“蒋介石的不倒翁参谋长”。张群虽然是蒋介石的同学与盟弟，但是他却从来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介石最忌讳属下拉帮结派，因此时时处处对蒋介石曲意逢迎，唯唯诺诺，恭顺有加，不求闻达。张群虽然有政学系头目之称，但他不搞组织，不收党徒，没有自己的纲领和自私的主张，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领袖及地方实力派军政头目，出力颇多。张群一生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因此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与青睐。

“军人政治家”。张群一生担任过许多军职，从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

军士官学校肄业后，张群历任参谋、团长、参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军职，又曾出任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行政要职，被称为“军人政治家”。

“一人智囊团”。张群头脑灵活，富于智慧，只要蒋介石需要，张群总是能够随时拿出蒋介石急需的计谋策略；凡是蒋介石遇有危难之时，必有张群相伴左右。蒋介石满意地称张群为他的诸葛孔明、智慧的化身，美国《时代周刊》则称张群为“一人智囊团”。

“走狗”“使女”“厨子”。对于人们称赞他深受蒋介石信任，张群有时对镜自嘲：“张群者，蒋介石的走狗也。”对于人们称赞他谦恭有礼、不愠不怒、忍辱负重、毁誉诽谤均所不计，张群大度地笑着说：“我不过是蒋介石的小妾、使女。夫人可以对丈夫大发脾气，小妾、使女是断断不可对主人发脾气的。”有人称赞张群总是能够急蒋介石之所急，想蒋介石之所想，做蒋介石所吩咐之事，能够与蒋介石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张群笑着说：“我只不过是主人的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厨子就做什么菜。”

“怀刀”。这是说张群乃蒋介石怀中之刀，专门为蒋介石所用，平时藏在怀中不为他人所见。蒋介石一旦需要，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短小锋利，主人能够运用自如。

“忍字先生”。张群是国民党里涵养最好的高层人士，他最喜欢四川乐山大佛寺弥勒佛处的一副对联：“笑天下可笑之人，容他人难忍之事。”他对“忍”有独到的研究，将“忍”与顽强的毅力结合起来，频发妙论：“所谓忍，并不是将勃发的感情强勉抑制下去，乃是用理智将感情醇化了，所涵者广，便不计较小的；所见者远，便不计较近的，所以我们必须有宽广的胸怀，远大的志气，才能不沮于一时的阻挠讥笑，不馁于一时失败的寂寞，不安于眼前的小成就，能用毅力恒心，百折不回以贯彻最后的目的。鸿鹄之飞愈高，眼界愈大，目标愈远，一切荆棘、蓬蒿，它看也看不在眼，更算不得它的阻碍，这是最后同时也是事业成功必备的条件，所以我对此言之不厌其长。”他特别推崇《书经》所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极其赞成孔子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也欣赏老子的名言“能下人者能上人，能后入者能先人”，他经常谈论汉高祖刘邦的深切体会：“我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者，在一忍字。”

“可信任的人物”。如果说以上是国民党人士的赞美之词，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1955年接见日本“反核和平会”议长、前众议员穗积七郎的时候，据穗积七郎回

忆，周恩来曾经发出这样的重要评价之语：蒋介石手下的张群，是可信任的人，他不是那种为了个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人民让人担心的人；而某些人为个人私利则是可以出卖祖国和人民的。日本绪方竹虎副总理正准备同他联系，对内对外都要多加注意。

周恩来总理的这一评价，又赫然出现在 1992 年 7 月 3 日的《光明日报》上，更引起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广泛注意，使关注两岸关系和张群命运的人都感到特别有兴趣。

那么，张群到底是何等样人？为什么这样神秘？本书将以许多珍贵的史料、鲜为人知的逸闻，做揭秘式的回答。

本人早就有志于撰写一部《张群传》，有幸得到张群的侄子、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二战协会会长张继平先生的大力支持，曾经商定一起合作撰写。可惜张先生遽然去世，遂将此事延宕下来，拖至今日才得以撰写，也算作对张先生未竟之志的继承吧。

第一章 留学日本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四川省长宁县县城一个小官吏张汉霞的温暖之家，一个幼小的男孩呱呱落地，为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欢乐。

这个男孩就是张群，其母亲姚氏是个丫鬟，自幼教育他宽厚待人，凡事让人三分。有人说，这与张群一生谦恭礼让特别有涵养不无关系。

长宁县是地处四川与贵州交界的贫穷小县，张群的父亲张汉霞（字星号、星亭）在长宁县衙谋事。尽管长宁是个贫瘠落后的地区，但张汉霞还是在家里延师授馆，让幼小的张群熟读四书五经，受到严格的汉学教育，后来感到长宁文化落后，不利于孩子成长，就把张群送回老家华阳县读书。

那时候，华阳县与成都县同在一个县城，为四川的首府之地，更是中国西南边陲的政治中心，人员众多，买卖繁华，设有新式学堂，非长宁等县所能够相比。张群进入老家的华阳中学读书，不仅可以学到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呼吸到进步的新鲜空气，逐渐成为一个热血青年。

张群在成都读了一些革命书刊，对清廷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八国联军对北京的烧杀抢掠、俄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残害中国人民极为不满。张群受到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愿望。张群后来回忆说：

这一连串的丧权辱国事件，对于一个具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青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冲击。这时候我已经是十七岁，正就读于华阳中学。举国人士对于清政府之颓废无能，措施乖谬，看到列强对中国的窥伺侵袭，深惧国亡之无日，纷纷亟谋自救之道，更鉴于1898年“戊戌政变”流产，清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已深深地感觉到希望清政府维新变法，也已经不可能。为顺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国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运动，遂潜滋弥漫于全国各地。

我在学校里，看到了许多的宣传文字，已经间接地受到孙先生革命思想言论的影响，激起了青年救国的志愿。

恰在此时，清朝政府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到四川首府成都招生，张群认为成都虽然是四川省会，但是毕竟“地区偏西，见闻难广，觉得学问事业，两难进展，亟思出外求学”。

张群觉得投考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投笔从戎、出外以广见闻的好机会，不能错过，便瞒着父母偷偷参加了考试。初试、复试都顺利通过，他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地回家报告父母，说明机会难得，请求父母同意他远行去闯天下。

张汉霞见事已至此，就拿出六十块银圆交给张群做旅费，跟随监护人和一个姓王的年轻伙伴，赴京参加会试。张群与王君性情相投，志同道合，一路虽然吃尽千辛万苦，却也十分愉快。于是，1906年冬，十八岁的张群离别故乡四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关于会试的情况，张群晚年满含深情地回忆说：

会试时，由段祺瑞亲自召见，监考官就是他的部属。他叮嘱我们在拜见段祺瑞时，一定要行请安礼（即北方人的屈膝半跪式见面礼）。

我认为这有失我的尊严，于是我对监考官说，假如要行这种旗人的请安礼，那我就宁愿弃考回乡。我的监护人，也就是我的保证人急得要死说：“这怎么办呢？而且你若弃考，那么连回家的盘费都没有着落，你还是将就一点吧！”

我和同学王君商量，两人决定来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题，来个交白卷，看他们如何发落。两人商量妥后就假装同意去应试，同来的监护人也就不高兴万分。那次考试的科目共分三科，即文科、数学科和理化科。数学科和理化科我为了表示抗议根本一题没答，但国文题目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大做文章，自己也认为非常满意。

本来我想既然交了两科白卷，一定不会录取我，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与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同得到段祺瑞的召见。这时我又对监护人提出抗议——我拒绝请安。这可难为了监护人，他们一半劝说，一半威迫就范，我想，当时大家一定认为我是个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爷驾到后，我们被个别点名去见段氏。轮到我时，我只向前走了几步，点点头，左右的人高声喊：“请安！请安！”

我当时年轻气盛，马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他们见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强。我想，当时的当政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叛，遇到我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与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军校训练一番为上，就这样我被录取了。这也许是欲擒故纵之计。

我本来是为了反抗封建专制，不愿遵守请安及与请安相同的各种规定而不愿意进军校的，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顺利过了关。我也只好暂时听候安排，准备到校后再作一番道理。

学校的正式名称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清朝政府陆军部在甲午战争后为振兴军事、培养新式军队的骨干而建立的第一所全国性的军官学校。该校督办由段祺瑞亲任，总办是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

张群被分到步兵第二队，满人裕坤任队长。张群对学校的封建专制作风很不满意，曾借写作文之机大发反专制议论，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队长裕坤看张群不像旗人学生那么百般服从，就老觉得他不顺眼，便想找个机会把张群打发走，免得在学校惹是生非。

在步兵二队，张群虽然对北方的气候和伙食都不适应，但还是咬紧牙关，刻苦学习，还参加日文班进修。

也是事有凑巧，此时清廷计划保送一批青年赴日本留学，张群当然想留学东洋，就赶快报了名。但是由于与校监、队长裕坤关系不好，也不敢抱太大期望。

一天晚上，他已上床就寝，忽然校友曲同丰来到宿舍把张群从熟睡中推醒，大声通知说：“张群，你已考取了赴日留学，马上准备去日本！”

原来，校方对思想活跃的张群深感头疼，怕他在校闹事，就把他打发到日本去，也减少校监和裕坤队长的负担。

张群对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印象极坏，尤其讨厌队长裕坤，听到校监的通知大喜过望，欣然接受赴日保送，马上从保定来到北京，应陆军部复试正式录取。1908年春，由北京乘火车到大连，再乘船前往日本。

关于赴日留学的动机，张群在回忆录中说有两个：第一是想去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实际情形，以充实谋求国家富强的知识；第二是要求取得新的军事学识，以便回国参加实际的救国行动。

乘船途中，“两个捣蛋学生”——蒋介石和张群相识，在船上相互照拂，友谊日

增，很快成为好朋友。蒋介石认为张群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两人畅谈国家形势，共同发出“大丈夫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豪言壮语。两人志趣相投，言语投机，相见恨晚。

张群早就对蒋介石名闻全校的一个果敢行动推崇备至：有一次上细菌课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医教官大讲日本民族是“太阳神的子孙”，可谓“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五世纪统一日本起，大脑结构就与其他民族不同，大和民族应该统治全世界”。

日本教官说着，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个纸包，一本正经地当众打开，众人一看竟是一块泥块，日本教官别有用心地问：“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约十六立方公分，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

中国学生不知道日本教官要搞什么鬼，都瞪大眼睛看着那土块一言不发。

日本教官以鄙夷的神情说：“别看这块泥土小，但是这里面有四亿个微生物，能寄生四亿细菌，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四亿中国人一样寄生在里面！”

蒋介石听了气愤地跑上讲台，把泥块掰成八小块，指着日本军医官挑衅地质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的八分之一，是否也像五千万细菌寄生在这块泥土里？”

这突如其来的反击使日本军医官恼羞成怒，看到蒋介石没有辫子，就咆哮着诬陷蒋介石：“你，你，你是革命党！”

日本军医官要求学校当局严惩蒋介石，总办赵理泰认为日本军医官理屈，只命令监督曲同丰训诫蒋介石一顿了事。

蒋介石也对张群在作文中大发反专制宏论等有所耳闻，两人志同道合，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蒋介石告诉张群，他曾经在两年前一人闯荡日本，想学军事但未能如愿，后来在清华学校住了几个月，结识了不少朋友。张群觉得蒋介石见多识广，颇有主见；蒋介石觉得张群头脑灵活，胆大心细，两人越谈越投机。

张群原本学步兵，经与蒋介石朝夕相处，蒋介石大讲炮兵在当今作战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张群深以为然。为了共同切磋帮助，张群也改学炮兵，两人成为同窗好友，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

张群和蒋介石一行四十余人在神户弃船登岸，换乘火车到达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深造。

振武学校是日本政府为留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校址设在东京牛込区河西町，凡是中国陆军部考送留日学习陆军知识的留学生，必须先到该校学习三年，再到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年，才能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一步深造。

因为蒋介石曾经早一年来东京清华学校学习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在振武学校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

当时，福岛安正中将担任中国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佐为学生监，野村岩藏为舍监，长冈外史为教官，他们对中国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长冈外史参加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那时在大岛旅团任参谋，日俄战争时为大本营参谋次长，其后升任第十三师团长，因为参加侵略中国与朝鲜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又因为长着大胡子，所以被称为“胡子将军”。

长冈外史接到日本教官从保定发来的密信，说明蒋志清（蒋介石）、张群志向远大，野心勃勃，可以利用，要多加关照。于是，长冈外史便把两人找来，告诉他们：

“我是长冈外史教官，你们是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生，学炮兵专科。你们要悉心学习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严格遵守日本皇军的严明纪律！”

长冈外史用手一指站在一旁的一位仪表堂堂的日本年轻军人说：“这是我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铃木贞一，你们都是我的学生，要绝对听从铃木贞一的指挥！”

铃木贞一大步走上前来，抡起胳膊“啪、啪”打去，蒋介石、张群一人挨了一记清脆的耳光，还没有等两人明白是怎么回事，铃木贞一又一人各给一记耳光。铃木贞一打过后，又神气地问道：“怎么样，有何感想？”

张群脸上火辣辣地发痛，心里正在暗骂日本人不是东西，只见蒋介石规规矩矩，双脚并拢，直立一旁回答：“打得好，打得好！”

长冈外史大感惊诧，颇感兴趣地问道：“怎么个好法？”

蒋介石急忙乖巧地回答：“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治军要严……”

张群恍然大悟，抢先报告：“治军严格，军队才能打胜仗，这样管教学生是对的！”

长冈外史训斥道：“你们要记住刻苦用功，不许胡跑乱蹿，惹是生非，去吧！”

蒋介石、张群走后，长冈外史满意地对另一个教官霜天藤次郎说：“我对他们的回答很满意，中国留学生中有如此理解武士道精神的人，实为不易！”

霜天藤次郎把大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也未必，说不定是两个小滑头，当面一套，背后又是另一套！”

长冈外史觉得霜天藤次郎说得也有道理，为搞清情况，他厉声吩咐：“铃木贞一，你要多接近他们，你的密探记录要仔细记录蒋志清、张群的所有言行，以便进一步考察！”

铃木贞一欣然领命而去，履行日本密探的职责，不敢稍有懈怠。

那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很活跃，张群也积极向同盟会靠拢。

进入振武学校不久，张群受到中国革命志士大力宣传的影响，唤起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热情和斗志。他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极力拥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革命宗旨，产生了参加革命政党的要求。

蒋介石已经在1908年经陈英士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高年级的黄郭也是同盟会会员，张群经黄郭介绍，参加了中国留日军事人员的秘密组织“丈夫团”，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丈夫团”后来改为“成城团”，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以革命造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相互激励。

张群经常和蒋介石在一起，邀请志同道合者和同乡中的同盟会会员同学，在星期天租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开会研究活动计划，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和邹容所著的《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他们还常花八九角钱买些便宜的猪下水，自己动手做饭菜吃，边吃边高谈阔论。

张群等人热烈讨论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激动地低声挥拳呼喊邹容提出的革命口号：“打倒满洲人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创立中华民国！”

张群对蒋介石早于他两年加入同盟会极为推崇，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激动地高声朗诵蒋介石在邮寄给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写的一首颇有气势的七言绝句：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张群朗诵声未落，就引起一片喝彩之声，突然坐在门口的人低声发出嘘声：“密探来了！”

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铃木贞一带着几个日本密探耀武扬威走来，蒋介石、张群急忙迎上前去热情招待。蒋介石举着酒杯，张群端一盘肉，送到铃木贞一手中，故意